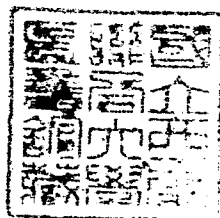


戰時一產軍



韓尙義 著

1745✓



戰 時 一 童 軍

韓 尚 義 著

MG

I25

103

序

序

「童子軍」三字不被人所重視，係事實，所以不被人所重視的理由大半是它的存在條件沒有像政治上的黨團組織，政府或地方的軍團組織，和全國廣大的學生商民農工的民衆組織，在整個民族國家上能夠發揮左右政治的強力，其小半的理由即在本身名稱上，「童子」二字似帶有柔性的，以及沒有把它的真實力量表現給社會看。

我個人從事於此項事業已經十年，可是我與我的同志以業餘的力量創辦社會童軍具十年的經念，深信這件業餘的事業，很有價值的。所以深深的感到它訓練青年的真實性是偉大無比，而且它的推動青年到服務犧牲，更是偉大無比。

1



3 1797 1455 9

固然，我與我的同志對於此事業是有努力的目的，和相當的認識，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努力推進中國社會童子軍事業，使中國的社會童子軍能夠表現它的力量，表現它的價值。在求我們共同的信念，力量表現的深度和寬度，是在看我們能不能坐而言與起而行。我們深信，不但是社會童子軍，就是中國全國的童子軍都應該以「服務」為訓練目的之一「實際工作」，方才能表現我們服務的力量，尤其是在中國存亡關係的抗戰大時代中。

我團的二二三號高級畢業團員韓尚義同志，他今將這次的八一三以後服務經過，應上海雜誌公司的商請，刊行單行本發表。我們可以說，這是把我們的力量底一部份從側面使人們予以評估，諒本書的讀者或者能客觀的對「童子軍」三字認識——尤其是中國社會童子軍。

最後，我願全國的各級青年，除了努力各自的立場外，希望連絡各方面的組

組織和多種的集團，爲中華民族爭生存而工作着，表現全體偉大的力量。因爲這次的抗戰是全面抗戰，亦即是全民抗戰，所以我們出這一本小冊子不是爲要被入重視「童子軍」三字，最大的願望，還是喚起大家起來共同努力救國。這本小冊子成爲這件神聖抗戰的推動力，乃纔是真正的使命。

團長葉春年。廿六年十二月十日，寫於漢市。

小言

自八一三戰事發生後，我即在前線或後方服務，有閒空的時候，就把自己的生活狀況，工作情形紀錄下來；這兒所收集的，就是紀錄中的一部份，其中有些已在上海漢口南京等地的大報上發表過。

自己還在學生時代，平時又很少寫作，加以寫時很匆促，寫後又不曾加以修改，故所流露在紙上的，是十分的笨鈍生疏，但讀者不討厭的話，從這些短稿中，却也可看出自上海抗戰起，一直到我軍退出上海的一段戰事中的一面。

神聖的抗戰，在沒有把日寇驅逐出中國的領土以前，是不得停止的，也不能停止，我當然要繼續服務，而且還願用這笨拙的筆來向大家報告勝利的消息，望

讀者給我以鞭策和鼓勵。

這本小冊子得出世，應向張靜盧先生致謝，沒有他的幫助，這本冊子一時恐難問世；同時，我得謝謝替這本冊子寫序和跋的本團團長葉春年及主任王應祺二先生；還有，沒有同伴們的督促，也許我不能寫出這些東西，應在此一併致謝。

尙義子武漢。二六，一二七。

戰時一童軍

目次

序

小言

目次	
全體宣誓·····	一
給母親信·····	二
××醫院·····	三
南站所見·····	六
母親回信·····	八

楊行回來·····	九
北新涇去·····	一二
雨夜滋味·····	一四
九月十八·····	一六
桑公館中·····	一七
同志的血·····	一九
××回來·····	二〇
一位營長·····	二二
最高紀錄·····	二三
虬江路去·····	二四
臨時明星·····	二六

兩個經驗·····	二七
如此敵機·····	二九
一飛將軍·····	三一
奈丁格爾·····	三三
不白流的·····	三五
礮口餘生·····	三七
赴第一軍·····	三八
處長訓話·····	三九
一天兩餐·····	四〇
調查戶口·····	四二
組織民衆·····	四三

日行一善·····	四五
黑夜行軍·····	四六
飢寒交迫·····	四九
身體病了·····	五一
一個記號·····	五二
武昌輪中·····	五二
三月以來·····	五四
跋	

戰時一童軍

全體宣誓

八月十三日，日本帝國主義又在上海開始他的大屠殺了！爲維護國家領土與主權的完整，我們英勇的戰士，開始還打擊者以打擊，展開了全面的抗戰。在這一天，我們的團長——上海市商會童軍團——葉春年，徐國治二先生立即召集全體團員舉行宣誓典禮。二百四十多個強健的青年，舉起那粗黑的手臂，熱烈地喊着：「余謹以至誠，自願參加抗敵戰爭服務，絕對服從命令，遵守紀律，任何犧牲，均所不惜！謹誓。」

晚上，大家興奮得異常，整整一夜不曾入睡。（八，一四。）

給母親信

因為即要去到前綫服務，怕家裏的媽媽掛念，我寫了一封信給她：

「母親：日本帝國主義於昨天起，又在上海開始他的屠殺了！你還記得『一二八』的慘痛吧，那時我們不是住在上海嗎？不是吃了『皇軍』的許多苦嚇得你至今還不敢重來上海嗎？

「五年以來的忍耐，使我們夠受了，我們再也不能讓他毫無顧忌的侵佔我們的土地，殺戮我們的同胞，當昨天他重演『一二八』的故技時，我們守土衛國的將士，亦即起來抵抗，展開了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清算以往的血債。母親，你聽到這消息，該是多麼的高興吧。

「五年來，我受着嚴格的訓練，已經不是『一二八』時的我了，我再也不能

因爲年紀小就放棄了應盡的責任，所以我毅然地加入了上海市商會服務團，今天就要開赴前綫，爲我們的祖國爭取光明的未來。母親，你聽了這消息覺得怎樣？我想：你會擔憂，你會流淚，但你一想到『一二八』所身受的情況和祖國的前途，你一定會笑的，會說道：『這才是我親愛的兒子。』

「親愛的母親，我們暫時別了，爲我祝福吧，——不，爲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祝福吧，讓我們在勝利的途上相見。」

我一面摺好這信套入信封，一面忖度母親接讀這信時的心情，我笑了，我沒有一點「生離死別」的愁情，我堅信着中華民族的血海深仇，在這一戰中得算清的。（八，一四。）

× × 醫院

十四到達戰區後，我們被派在××醫院服務。

担架，運輸，登記傷兵，看護傷兵，……在緊張和興奮中，一霎眼四天溜過去了。

十八日的清晨，我們吃過了粥，正預備出去工作時，××醫院傷兵都已傷癒出院，忽然聽得軋軋的機聲，由遠而近，一會兒，四架飛機盤旋在我們頭上；旋轉着，又來了四架，又來了四架；十二架飛機，分成三隊在院的四週的高空繞圈子。對於這突來的襲擊，同伴們沒有一個感到驚懼的，反很悠閒的憑窗探視。瞧着瞧着，飛機不斷的旋轉，有一架漸漸降低，轟轟轟的機聲，離院半里路遠的空場上，落下了幾個炸彈，這時我們有幾分害怕，但都很鎮靜，因為這時若逃到屋外去，敵機一定用機槍掃射，倒不如悄悄地躲在室中。

因為投下的炸彈不會命中，於是敵機更低飛了，轟的一聲，玻璃窗振得軋軋作響，人也有點恍恍然立不穩似的，原來離我們房間很近的食堂，吞下了一個小

炸彈，這時我們更不敢跑，只好伏在地下，靜待敵機的離開，否則一走到室外，定遭機槍的掃射無疑。

那一架投彈的敵機，因為命中了一彈，得意地漸飛漸高了，但和另外的十一架，還依然在院的四週的高空盤旋着，我們知道轟炸不會即刻停止，若不趁其在高空時逃到院外去，免不了會受到危險；隊長一聲令下，大家分別向外走出。

我很快地向一坵豆田裏走去，一動也不動地伏在田裏，側着頭望着那些敵機成隊的迴轉盤旋，有兩架又很快地低飛下來，接着是不斷的爆炸聲，這時我不敢再瞧那慘無人道的東西，也不忍再瞧！

突然大大的一聲「轟」，一股泥土蓋在我的身上，在下意識的支配下，直以為是彈片，不自禁地昏迷了，幾分鐘後纔恢復知覺，全身還似冰般的冷，我不禁慚愧地恨自己胆小和無用。而這時，敵機還在轟炸着。

太陽漸漸地升高了，我整個的身體沐浴在陽光裏；感到熱辣辣的，常識告訴我，凡不能掩護陽光的地方，也掩護不了敵機的魔眼，我祇好暫時變爲四腳動物，向離豆田不遠的小澗爬去，好容易爬到澗中，除頭以外全身都浸在水裏。

敵機盡量的轟炸了兩個鐘頭，把院內院外盡力的破壞着，才滿足地飛去。遠了遠了，我們才一個個的從四方八面分到院內，大家的臉上，都表現着憤恨之色。隊長點名後，幸運地隊員一個也沒有損害，只有在大禮堂的救護隊長受了傷，和五個茶役及伙夫的受傷或死亡。（八，一八）

南站所見

車站上聚集了千百個難民，有的待車回鄉，有的家鄉已在砲火中，想逃到別處求生，扶老攜幼，坐着，立着，臥着；砲火下的餘生，那種慘悽的樣子，筆墨所能形容

出的，只是幾分之幾罷了！

天氣是陰霾霾地，大家方問着「這樣的天气敵機該不來轟炸罷，」突的軋軋之聲傳來，黑色的雲端裏吐出一架敵機來，轟轟轟地接連向車站投下了幾顆百磅以上的炸彈，無辜的難民羣中，血肉橫飛，慘痛的呼號啼哭，把這陰霾的天气變得更陰沉，更可怕了！整個的車站，遂陷入比地獄怕還要更不忍睹的世界；我們團部接到了求救的電話，即動全體團員，風馳電掣向車站出發。

車站地上，鋪上了以血流成的地氈，一條條的斷腿，一條條的臂膊，一個個四肢不全，血肉模糊的身體，好像都立起來了，向着全世界的人們，控訴寇賊的慘無人道。我們頓如處身陰森的地界，鼻孔一酸，不禁淚珠兒從我的眼眶透出來了！

我們一無聲息的工作着。

站的四週的火，還在熱燒着，火藥的氣味，血腥的氣味，不斷地向鼻管裏衝。電

杆橫在地下，電綫牽拌着人們的腳，在很難受的情況下，我們小心地把傷民搬上救護車；一車，兩車……十七車的傷民，送入了醫院。（八，二八。）

母親回信

戰時的交通十分不便，母親的回信，遲遲至今方收到。母親說：

「兒子，讀你的信，我滿臉交流着熱淚，這淚，是光榮的，驕傲的，我有一個勇敢的兒子，這兒子爲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他能果斷地把自己獻給國家和民族。」

「兒子，人誰不愛自己的血肉，我與旁人一樣，熱烈的愛着你；我雖然熱烈的愛着你，但我更愛我的國家，更愛我的民族，我不願爲了母子的私愛，而忘了國家和民族的危機。」

「兒子，毫不用顧慮的去罷，這是你報國的時候了，讓你在我膝下盡兒子的

孝道，是萬不及你爲國家民族的盡忠。去吧，爲了祖國，爲了愛你的母親，爲了愛護你是一個新中國的少年，應當堅定自己的信心，永不變更自己的初衷，走向民族解放的戰場上去。」

讀了母親的信，我情不自禁的跳躍起來，我想：我的母親平時怎麼也不准我向稍有危險的地方走去，這次，竟能拋開私愛，熱烈的鼓舞我，勉勵我，我不禁叫了起來：「中華民國得救了。」同志們見我這種發狂的樣子，大家圍了攏來，搶着母親的來信讀着，讀了後，大家擁抱着，跳躍着，歡呼着，高歌着。（八，二九。）

楊行回來

一天的下午，我們在離楊行不遠的顧家鎮，等待前綫運來的傷兵，一輛從上海開來的汽車，停在我們的近旁。我們看那車子既不像救護車，而車上的人都佩

着救護的臂章，並且有符號和旗子，我們爲慎重起見，即上前去審察，結果發現那臂章，旗子，符號都是偽造的（沒有當局的印鑑），而車子又是××團的運輸車，隊長又自稱爲××師的參謀……在這情形下，我們自然不得不疑心他們是漢奸了，何況我們還聽見過關於漢奸冒充救護人員的事。於是我們對他們加以詳細的詢問，他們的回答，是前言不對後語，實在令人生疑，職責所在，我們是不能輕放過他們的，但我們除同行的唐納（大公報戰地特派員）先生是成人外，我們都是些小孩子，他們一共有五個，樣子很兇，若是動手，一定吃虧，一時靈心頓起，和霽地要求他們載我們同去戰區服務，因爲他們是偽裝救護隊的，很難拒絕我們，所以我就留下其他的同志等待傷兵的到來，自己和唐納先生隨他們上楊行去。

我們從楊行回轉來，車裏裝滿了傷兵。在路上，他們五人都在開車人的旁邊，

我和唐先生站在傷兵羣中；他們竊竊低語着，那不能聽清的聲音，實在使人寒心。突然，軋軋的飛機聲傳來了，接着天空中扔下了照明彈。我忙喊「停車，熄燈！」那個自稱隊長的去阻止着說：「不要聽他們的話！」車子仍繼續開行着，敵機愈飛低，並開始要機槍掃射，車子終於熄燈停住，但我們已來不起跑下躲避，只好在車裏等着牠來轟炸或掃射。幸虧一會兒，敵機又飛開去了。

車子繼續開行着，向前面一望，火光滿天。我焦急地低聲對唐先生說：「爲甚麼他們不從××路打彎，開向租界去？他們怕要把我送到××司令部去領賞吧！你看，前面火燒的地方，可不就是火綫嗎？」唐先生勇敢地鎮定地回答道：「怕什麼，聽他們支配好了。」

天快要亮時，車子駛進了租界，不多時，在一家不三不四的醫院前停下來，經我們再三交涉，才再開到我們的隊裏。我詳細的報告給隊長聽，隊長很快地到電

話室去了一趟，又出來很客氣的和他們講話，忽然……××××的車子來了，五個人被帶了上去，十隻眼睛兒驚異，是怒恨的望着我們，這時，過去恐怖已逃去，存下的是一團的「高興」。（九，一）

北新涇去

一夜沒有睡，眼睛好像被火燒着樣的痛。

電話鈴響了：「北新涇被炸，請快去救護……」頓時，怒火燃燒着我的心，以前所目睹的種種，又重映我眼前：四肢不全的人體，血肉模糊的面孔，苦痛的喊叫……我的身體縱因失眠而疲倦到萬分，也不得不起來履行應盡的職責。

天還沒有大亮，救護員散居各處未歸來，只得臨時去招集一些同志，坐着車很快地向北新涇趕去。開車的是一個美國人，在抗戰開始時，他就來要求參加前

方救護，但爲了國際的關係，我們只許他在後方工作。他說是已經入了中國籍，中國就是他的祖國。他的中國姓名叫作陸惠豐。

車子很快地開到了目的地，舉目一望，田野中橫滿了被傷的人，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田間工作的農人，而非戰鬥員，房屋綿延的燃燒着，婦人家呼子喚夫，哭父喊娘，一遍淒慘聲，使我們含着淚工作。××公司的麪粉船，也一隻隻被擊沉在水底。

我們把受傷的人抬上救護車，裝滿了三車，還有一些輕傷的遺留着等待後來的救護車。

時間已是正午了，我們第三救護車上的受傷人，還沒有找到醫院，一直找到下午一時，方完全安置下來。

我想，在天未大亮時被炸傷的人，一直到下午一時才找到醫治的地方，實在

太遲了，所以我希望舉辦救護工作的人，除了注意傷兵的醫治外，還得多留心於傷民的醫治，減少無辜的死亡。（九，一三）

雨夜滋味

出發時，天已開始下雨，到中途，雨愈下愈大，我們的救護車，原係一輛運貨的卡車，雨落下來，是沒有什麼遮住的，只好讓牠淋，小一點倒還不要緊，一大了起來，實在難受得很。

幾個傷兵的創口，被雨水洗得十分潔淨，皮膚被雨水淋得起了縐紋，一點血色也沒有，車中也流着紅色的雨水，我只好把軍氈蓋在他們的創口上，自己的一身却被淋得活像一隻落水狗。

車到××車站，站裏是黑黢黢的，帶着幾分恐怖和淒涼，一列火車如一條死

蛇似的停在站中，站的四週，密佈着鐵絲網。

我走下車來，鞋子裏即給裝滿了泥水，走起路放出吱吱的聲音，我們在大雨的淋漓下，踏着泥濘的路，好容易把一個個的傷兵抬入車廂裏，一直到火車開出後，我們方如釋重負地走向歸途。

雨還是不停的落着，一滴滴向我們身體侵進，我們的衣服早貼在肉上，車子急馳着，一股股的風直向身上射進，我們不自禁地顫了起來。

時候已是三點鐘以後了，租界的戒嚴時間早已到了，我們只好暫住在租界外××醫院的水門汀地上。冰冷的身子，睡在冰冷的地上，我反又興奮起來，回憶我自參加服務以來，見了多少觸目驚心的事，吃了多少意想不到的苦痛，而我仍健強的生存着，血管中更充滿了反抗的血素，敵人一天不打退，我總不把生活鬆弛下來。（九，一六。）

九月十八

一眨眼，「九一八」六周年了！

六年來，我們的忍受，換得了敵人不斷的侵略，我們不得不起而自衛，起而保護國家和民族的安全；所以今年的「九一八」如其說是國恥紀念，不如說是國慶紀念的好，在這個紀念的當頭，中華的男女立起來了，用自己的力量，抵抗一切的侵陵，求自己民族的解放，再不像六年前一樣，忍氣吞聲地舉行紀念。

這一天，上海市的馬路上，擠滿了行人，唱着雄壯的歌曲，高呼着口號，面上充滿了愉快之色，六年來的積恨宿仇，六年來留在心頭的抑鬱，在這一天，我們盡情的流露出來，本着各人的智力，去求清算的方法。

我們全團二百多個同志，今天絕食一天，全國各地，也都舉行素食運動，把節

省下來的錢，貢獻給國家，再沒有誰爲了一個的舒服而出來反抗。

我想，今年我們無比的力，來抵抗敵人，來紀念「九一八」明年，應當在收復失去的河山中紀念這一個世世代代不能忘記的日子。（九，一九）

桑公館中

桑公館來了一封信，說他們有許多東西要捐給國家，床呀，枕呀，衣服呀，鞋子呀……許許多多開滿一大張。我奉了命令，隨車去搬取。

車子開到高恩路××號桑公館前停住，我下車去按了按門鈴，傭人開了門，當我只聽到樓上有人問：「是紅十字會派來的嗎？」我還未回答，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已從樓上下來，那就是桑太太，滿臉笑容的對我說：「我知道你們今天要來的。」我知道這就是桑太太。

「桑太太真熱心……」我這樣感謝她。

「那裏話來，你們每天在前線工作，真比我們熱心得多……」她邊說邊行，領我到一間堆滿了東西的房子裏。

「這些都是……」她回轉頭來，對她身後的傭人說：

「張媽，你幫他們搬上車去！」說完，向我點了點頭，便自出去了。

張媽和一個車夫，幫助我把一件件的東西搬上車去。幾個小孩子，睜着圓圓的眼睛向我們瞧着，好像覺得很奇怪很有趣似的。

東西太多了，搬了好久還沒搬完，樓上走下了一個小姐及一位穿着漂亮西服的青年，也來幫助我們。

東西完全搬上車了，我寫了收條給桑太太，並向她致謝。

在路上，遇着兩個法國兵，他止住了車的前進，用不很高明的中國話問道：

「有童子軍沒有？」我把頭探出去，他們微笑着向我揚手，我亦揚手報答。我想：中國這次抗戰，是爲正義而戰，爲遠東的和平而戰，友邦的同情和援助，給我們增加了更大的勇敢和決心，而在這次抗戰，我們童子軍克盡了職責，友邦人士的讚美，從這兩個法國士兵以一見童子軍爲愉快的表示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前途是多麼光明而責任又是多麼重大呵！（九，二五。）

同志的血

因事告了一天假，今天回到隊裏，同志們告訴我鄭志強同志受傷的消息，並領我去看鄭同志的血衣，看了後，並告訴我關於鄭同志受傷的經過。

一個晚上，勇敢的鄭志強同志，隨着第×急救隊上最前線的永安橋去救護。車抵永安橋附近，敵人的炮彈已不斷地打過來，他們爲救護受傷的戰士，爬行到

戰壕，炮火却激烈起來，鄭同志等只好暫時伏在戰壕裏，很久很久，炮火在稀疏下來，鄭同志慢慢地爬起來，就在這時，被敵人發現了，「砰」的一槍，鄭同志應聲而倒，子彈從左肩直穿腰部，傷勢相當嚴重，經其他同志的救護，已入體仁醫院醫治，但因流血過多，醫生說，施過手術後，必需接血，登時有許多的同志都肯輸血給他，但因爲鄭同志還未施手術，却給醫學婉言辭退了。

爲了國家民族的生存，流血是每個男兒免不了的事，我禱祝鄭同志早復健康，重上戰場，討還這一筆血腥的債項。（九，三十。）

× × ×
回來

北新涇，全浸在恬靜的空氣裏，不時有秋風襲來，蘇州河裏的水就織起了條條的浪紋，像疊皺了錦被。四週的景色告訴我，是寒冷的季節了。我雖翻起了大衣

領，仍覺得有些瑟縮。

今天，我們又到前方去，帶了二大蒲包的餅乾和麵包，預備去慰勞傷兵。

過××後，一路上就有好多傷兵要上我們的車，但因我們車子來回要走許多路，所以只能允許輕傷的先上來。傷兵一上車，我就在車上發麵包給他們吃。「同志們！你們餓了，我這裏有麵包給你們吃。」登時，一對對帶着喜悅而迫切的眼都注視着我，我的確看出他們有幾個是一二天沒有吃過東西了，抗戰的工作真是辛苦勤勞啊。

他們說：「在前線衝鋒激戰的時候，伙子根本不能送飯上來，就是送來了，我們也不吃的，非把鬼子兵打退得遠了，才肯吃。所以我們有時會二三天不吃東西的。」

這樣我們談着這種情形，我們的車子，不覺已經過××，××，××，××，而來到

了××車站，經衛生隊的說明，知道今天敵機又會到這裏來投了七八彈，所以衛生列車又只得暫停了。於是我們就轉道崑山去。

過××公路的右面是×××，左邊是×××，路是那樣的崎嶇，并且多着砲彈穴，所以車子顫動得很厲害，而遇到較大的震蕩時，他們——傷兵就會叫喊起來。因此我只得喊車夫開慢一點。

實足有×個小時，到了××，把傷兵運到××收容所，向副醫官打了手條，我們就回來了。（十五）

一位營長

在××救了一卡車的傷兵，送往××後，因為車上有重傷了臀部的營長，我念他的功勳，想上海醫院比較完善一點，就特地設法把他運到上海來。

他是湖南人，年齡還只廿八歲。我問他的受傷經過，他說：「敵人攻上來了，我們陣地失去了三百多米，當時就命令反攻。這時我們收起了步槍，專用手榴彈和刺刀向敵人衝去，終於，敵人退了，遺下了滿陣地的死屍。於是我們就把敵人死屍疊起來，做我們的防禦工程。這樣衝衝，給我們反攻過二百多米模樣，上面就命令我們暫守。但就在這個時候，敵人的槍彈過來，把我這裏……」他指着臀部興奮地說。

這樣說東說西，到達了上海，把他送進××醫院後，時候已至戒嚴時間，車子已經不能通行了。於是我和車夫們，只好睡在車上，過了流浪人的一夜。（十七）

最高紀錄

天氣漸漸寒起來了，各界發起募捐棉背心。

我每次走到前線，看見戰士們穿着單薄的衣服在冷風中作戰，心裏覺得非常抱慚和難過，從此後，這種心理也就可以免去了。

募捐的結果很好，每個人都盡了相當的責任，分担在我們全市童子肩上的，一共是五萬件，這數目不能說他少，但結果非常好，僅我們市商會一團，就募得五分之三強。在我們這一團中，又以秦同志和陸同志的成績為最好，他們每個人募得二千多件，造成了個人的最高紀錄。

以後我走到戰場，看見戰士們都套上了棉背心，心裏非常愉快，戰士們拚命在為我們保土衛國，我們每一個未握槍桿的人，應當盡力去滿足他們的需要，才對得起已死未死的戰士們。（十九）

虬江路去

那天晚上，打從××運輸了三次傷兵後，空車由××路轉入××路回上海半路上，被××師的衛生隊阻住，他們說虬江路有許多傷兵，要借用這車子去救護傷兵。「虬江路」是開北的最前綫，在敵兵步槍射程之內，但既有傷兵，當然要去救。我們鼓足了勇氣，由衛生隊領導前進，駛行不遠，事實上不能再開着燈前進，對於那黑漆的路，車夫喊着「吃不消」，我就從車廂裏出來，換坐在車頭上的葉子板上，幫助他察看路徑，低聲的叫他靠左或靠右。忽然一段路上砲彈穴很多，真非把燈微微一開不可，燈剛現出微弱的光來，「砰砰」兩砲打來，從車的上空掠過，忙熄了燈，停住車，等了一回方慢慢地向前蠕動。

到目的地，那境遇不像我們理想中的可怖，但四週的屋宇，東倒西歪不像樣了，一個士兵告訴我，火綫就在前面，但此刻雙方都寂靜着。

把二十多個傷兵運上車，在夜色中摸向歸途，前線的的機關槍又在「咯咯

……」的響了。(十一)

臨時明星

自己這副尊容，除拍過幾張報名照外，從沒有上過鏡頭，這次理事會爲着對此次服務的留一個紀念，經×××××的捐助，得到四千五百尺的膠片，用以來攝影片，於是我們都榮任爲「臨時明星」了。

攝影隊到了我們服務的紅十字會運輸股裏，由童子軍的×××任導演，指揮着我們這樣那樣的扮演。因爲我們沒有經驗，談不上技巧，說不到發揮個性，當然不會有特寫鏡頭；祇遵照着導演先生的指揮這樣那樣的幹罷了。將來映在銀幕上的自己的尊容，或許會笑破自己的肚皮也是不知的。不過，我們這裏雖沒浪漫的情調，花月的沉醉，而所表現的是我們怎樣努力自己的職守，忠勇的爲國家

服務，那種力的表現，也不見得是浪費了四千五百尺的膠片，比那樣以「女人出浴」爲號召的影片商人粗製濫造的要有意得多了。

我希望全國的導演者，攝影師，能冒一點危險，跑上前綫，攝製戰士們活動的情形，傳達給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傳達給全世界的人民，請他們看我們中國的戰士們，是怎樣的勇敢地在爲正義及和平抵抗日本強盜的進攻，那當是更有意義的。（十，二三）

兩個經驗

「經驗」是從實踐中得來的，在這一次服務中，使我們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這一日，我們送傷兵到××收容所，但因爲車子只可以開到××，離收容所

還有四里多路，我們非把傷兵一個個用担架抬進去不可，但這担架平時都是用手抬的，故兩頭沒有可以套在兩肩所用的繩索，得全用手力來抬，四個人抬一個百五十多磅的傷兵，四里多長的路，沿途又不能休息，真是有點「吃不消。」然事到無可如何的時，鎮靜的思索一下，終被想出了法子，「把他放在肩上抬不好嗎？」我剛說出口，另一個接着道：「試試看！」於是在右的用左肩，在左的用右肩，這麼一試，既不像用手那麼吃力，也沒有用手那樣的東歪西斜，確很平穩，便於行走。不過，初次嘗試，肩上也有一點痛，我們又想出方法，把領巾摺好墊上去，藉此彈力，就覺得輕鬆多了；四里多的路程，也不再感什麼困難。不過，如若担架是藤製的就不行，因為藤太軟，放在肩上，會要溜下來的。

同時這一天，我坐在開車的旁邊，一只電箱放在踏板上，為貪圖舒服，我不假思索地把腳擱上去，因路途不平，車子太舊，車身顛簸得非常厲害，電箱裏的電水

都被震蕩出來；電水中含有硝鎘，回到隊裏，我才知道靴襪被硝鎘浸蝕着，已經開始腐爛。司機的看見了對我說：「這還是好的，厲害一點你的腳都會腐爛的了。」實踐中得來的教訓是可貴的，我永遠記得在這次抗戰中所得的教訓和經驗。（十一四）

如此敵機

在××過去不遠處，一架被打下來的敵機殘骸和三具焦頭爛額的死屍，對着他們，不禁發出無窮的感慨：

你們這三個盡忠于「天皇」的臣民，在軍閥的指使下，每天架着重轟炸機，漫無目的地亂炸，假設死而有知的話，九泉之下，有多少無辜的幽靈，會向你索取命債啊！

你們且看，你們漫無目的轟炸，又何曾命中在我們的堅固防禦上，你們所命中的，是非戰區的百姓住宅，是扶老攜幼的難民羣，是文化機關，是名勝古蹟；還把那隆隆的坟墓誤認為防禦工程，扔下重量炸彈，使泉下之人，遭一浩劫；又誤把江行的民船為我國的軍艦，浪耗費了若干錢財。我又聽得前線歸來的一個軍官告訴我說，你們每架飛機在前線要丟百多顆炸彈，值萬多塊錢；你們國內的經濟狀況是十分的不景氣，用來買炸彈轟炸我國的錢財，都是貧民血和肉換來的；而所得的收穫，不過是十幾個小兵，或幾個無辜的老百姓。我又親眼看見你們把一包包的毒粉，投在前方的河流里，希望把我們毒死，但我們的士兵都經過嚴格的訓練，難道輕易中你們的毒計。你們在這一一次的戰爭中，暴露你「皇軍」的醜惡原形，你們平時向世界宣言自己為東亞最文明的國家，這一戰爭，充分的表現了獸行：你們轟炸不設防的城市，轟炸難民，轟炸文化區，你們自己向世界表白了：大國

民態度的皇軍，不顧國際公法，卑鄙下賤，將永爲有正義感的人民所共棄。

也許，你們駕飛機，凌高空，一個個來到中國送死，不是出於自己的本意，而是國內軍閥壓迫來的，但你們應當起來，揭去軍閥們猙獰的面孔，幫助中國的民衆們，燃起民族解放的火炬，爲着救自己，爲着挽救遠東的噩運，你們未死的兄弟，是應當這樣的。（十一，一九。）

一 飛將軍

救護了四車傷兵後，已是深夜三點鐘了；睡在傷兵分發站里，想待戒嚴令解了後，再回租界去。

「尙義，尙義，有一個飛機師受傷了，快送他到××醫院去……」剛要入睡時，一聽到了「飛機師」，好像吃了興奮劑似的爬了起來，披上大衣，去接待那位

受傷的「飛機師」，他穿着黃色的制服，躺在担架上，雖然受了傷，但那表現在眉宇間的英雄之氣，仍不減「飛將軍」的本色。他是面部被彈片擦傷，傷勢不重，若稍上一點，眼睛就要被害了。我們將傷處包紮好，雖然連那隻幾分被害的眼睛也包紮了，他還是笑嘻嘻的，沒有一點痛苦之色。

在車上，我和他談話，知道他叫張××，是空軍第五隊的隊員，他說：「他駕駛的飛機並沒有壞，因為面部受了傷，只好降落到××飛機場……。」

「你們空軍真勇敢……」我誠懇頌讚着。

「不見得，在這民族解放的路途上，各人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克盡自己的所能，流血犧牲，也是很平常的……。」

他一口廣東話，嚴正的言詞，激蕩着我的熱血，我想起了廣東想起七十二烈士墓，想起國父……呵，廣東，革命的發源地！

到××醫院，小心地將他送進病室，我向他揚了揚手別了。
回家，把這消息告訴蕙芬妹妹，她說：「是呵，在這次抗戰中，大家有決心，又勇敢，將來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我們大家努力罷，千萬不要放鬆自己的職責。」

奈丁格爾

當一八五三年，俄國與土耳其發生戰爭，英法助土，進攻到克里米，圍其首邑塞巴斯拖堡，經一年始攻下，那時，兩軍死傷奇重，整個戰場上，尸橫滿地，血流成渠，還有那受傷的，斷手斷足，呼喊呻吟，景象萬分淒慘。是時，英國奈丁格爾女士，毅然入軍中充當看護，在困難的境遇之下，救援了許多受傷的將士，改良了受傷者的精神上物質上的待遇，不久，有許多婦女為她的熱忱所感動，也絡續地參加工作；工作很順利地開展起來，皇后捐助了她的私財，旅館老闆不再拒絕傷兵抬入他

的旅舍裏於是受傷的不再嚼那粗糙的麵包，不再受風雨的襲擊，可以靜靜地躺在病床上，受着看護婦的照料。後來，奈丁格爾得了皇后的援助，更設立「奈丁格爾醫院」于聖多默地方，並積極訓練看護，努力救護工作；直到戰事平息後，她才回到英國，英國人都稱她爲戰場上的「天使」。

自八一三抗戰以來，我就希望中國也有一個「奈丁格爾」出現，終於這個「奈丁格爾」被我發現了。

她是誰呢？就是諸葛女士，後方第×重傷醫院的護士班長。自從抗戰開始，諸葛女士就領導許多護士，日夜在醫院里服務，任怨任勞的工作着，她那莊嚴而溫和的面龐，我常誤認爲文藝復興大師達文西的那幅「慕娜麗沙」的畫像。

諸葛女士對於傷兵，認作自己的兒子，兄弟一般的體貼着，對於那肢體不全的官兵，想出種種方法，使他忘記苦痛，安心休養；對於那傷癒出院的官兵，用各種

言詞去鼓勵，使他們重上戰場，爲國効勞。總之，她是把她那「忍耐」、「仁愛」、「勇敢」的美德，應用在看護上，對於每一個傷者，每一件事情，盡她最大的努力去對付，她雖沒有「奈丁格爾」那麼偉大，却世可算我國護士中的一個值得效法的「典型」人物。（十，一六）

不白流的

這是十月二十五日的事。

我們上前綫去救護，是常遭受敵機的轟炸的，所以有許多救護車，被炸壞在戰區。爲想把一部份少有損壞的車子加以修理，再來運用，就在十月二十五日這一天，我團派陳杏蓀、徐健來、陳應乾三同志，率領機匠小工，冒險乘車去工作，當車子馳出滬西，過北新涇到××路時，敵機十餘架，出現在空中，他們毫不懼怕的繼

續前進，當折入××路快達目的地時，有三架寇機緊緊追隨在車子的上空，他們發現時，立將車停住，跳下來向田裏躲避。這時，敵機施展他的殘暴，「咯咯咯」的一齊用機關槍掃射，同時又丟一顆重磅的炸彈，在這情況下，我們勇敢的機匠和小工被炸死了！二陳一徐也受了傷，陳杏蓀同志的傷最重，腹部及左右腿皆受傷。杏蓀同志是團上最小的一個，今年還只十六歲，入團僅四月，平時小孩子一樣的，天真爛漫，我們都呼他爲小弟弟，他年紀雖小，勇氣却不小，這次他了受傷，正是他勇敢表現。

全團的同志，知三位同志受傷的消息，都罵敵人的兇強無理，但沒有一個人因此害怕，因此而畏縮不前，相反地，大家却更有精神地繼續服務，我們大家知道，同志們的血不白流的，我們也不讓同志們的血白流，我們爲他們三人及一切受難的同胞們復仇。（十，廿六。）

礮口餘生

這一夜，我們三個人，在一家警察所隔壁的破屋裏登記傷兵，到了十點鐘左右，聽得附近轟轟地響起來，我靈敏地知道又是敵人的大砲擊來了，趕緊吹燭滅光，接連就有許多巨大的砲彈爆炸在公路上和警察所裏，當時，瓦片和彈片齊飛，玻璃窗叮噹地響，房屋震盪得似乎快要倒下來了。公路上行軍的隊伍驚慌奔逃，被炸傷者的呼號和傷兵的呻吟打成一片。我匆忙之中，也顧不到另一位胡同志和隊長了，自己像蛇一般地爬行到後門口，正在伸手要去開門的當兒，砰然一聲，敵人的砲彈打竹林直穿過來了，我急促地臥於地下，那砲彈恰好爆炸在我們的門口，牆塌下來了，瓦片和樑木打壓着我的身；我這時仍然想去開門，可是第二砲又打了過來。這樣三次後，我才打後門出去向田野裏爬。在黑暗中，我瞥見胡同志

和隊長伏在一條小溪裏，我輕聲的叫着他們，同時不斷的喘着氣。啊這一次可真危險哪，回來時，我拍拍胸膛說：「這是砲口下的餘生啦！」

第二天，救護車馳過程家橋，那悽慘破落的境況，我幾乎不認識了。

(十，廿五。)

赴第一軍

由於全體團員勇於服務的結果，我們上海市商會童子軍團——童子軍第五十團——的名字，在每個戰士的口口傳頌着，胡軍長也寫了信來，要求派些團員到他第一軍去服務，我們當然去的，於是九個年齡較大的團員，被派去參加第一軍工作，九個人中，我就是一個。

我接受了被派的命令，私心很愉快，因為第一軍是很有名的，胡軍長也是中

國最有名最有希望的青年軍人，我能夠到那裏去服務，怎能不感到愉快呢！

是月明星稀的晚上，我們告別了友朋親戚，離開了大上海，踏着自家瘦長的影子，去到第一軍政訓處，開始我們的新工作。

處長訓話

情報我軍退出大場閘北一帶的消息後，政訓處長就召集全體官兵及服務人員訓話。處長是高高的個子，雄糾糾的氣概，表現了他的不同平凡。他說：「一個國家的戰爭，是不能單靠『武器』的，『武器』可以拿『形勢』來戰勝他的，現在我國的形勢，不論是內政、外交……都較敵人爲優越，一點點的小勝小敗，是長期抗戰中免不了的過程，就是再大一點的放棄，也是戰略上所用的。我們孕育着一顆爲民族解放決戰到底的熱心，像過去普法之戰，像蘇聯抵抗國際的武裝干

涉。像土耳其的復興戰爭，都是歷史上給我的大教訓，只要有決心抗戰到底，去爭取最終的勝利，我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一定可以成爲世界上最強大的獨立之國家，偉大民族。」

處長訓話後，大家唱歌，喊口號，沒有一點氣餒的樣子。日本的軍閥們呵，你們耗費多少人的血肉，用了多少的錢財，換得中國的土地又有多大哪？而在不斷的抵抗中，你們終於免不掉崩潰！（十二九。）

一天兩餐

來到第一軍服務已是四天了。這裏的生活，是軍事化的，我們雖受過嚴格的童子軍訓練，也免不了覺得有點異樣。每天早上一起身，因恐突然有開拔的命令，總把什麼都整得好好的放在一堆，到要睡時再打開來。同時，我們服務的地方，雖

在軍部與師部的中間，砲彈打不到，但敵機終日盤旋在頭頂上，總免不了有點「那個」，因此，白天是藏身在潮濕的防空壕裏，晚上再出來作救護工作；有時，一早起來，就跑出去調查戶口，測量及繪圖，及組織民衆一類的工作，奔走的結果，肚子是很容易感到空虛，因為我們處在戰區之中，給養非常困難，每天只有兩頓糙米飯吃；早上一頓，停晚一頓，中間相間八九小時，我們每天吃一頓粥，兩頓飯，吃慣了的人，真箇有「終日肚皮空空」的感慨，飢火燒得厲害的時候，又不禁罵自己不爭氣，不能忍耐，不知滿足，不是有許多伏在戰壕裏的士兵，一天兩天無飯吃，是很平常的事，他們並不因一天兩天不吃飯就胡思亂想不打戰，他們依然勇敢地還侵略者以打擊，我們一天吃兩頓，還嚷肚皮餓，真是太不對起他們了。這麼一罵，肚皮聽話得很，也知趣的不餓了。在抗戰的途上，我知道，還有更多的困苦艱難要我們担負，我們應當含着黃連，去一一克服才對。（十三〇）

調查戶口

爲了不使村莊中有不良份子存在，調查戶口是件十分要緊的事，猶其是我駐有軍隊的地方。

政訓處長把這工作交給我們後，我們就互相討論如何進行工作，經過相當的考慮後，我們編定了進行的秩序：除清查男女老少人口外，還得注意有否受訓的壯丁，以及外鄉來的難民；又和一般人及保甲長和鄉村談話，調查生活狀況及風俗人情，並留意公共場所的人物，及查詢在外壯丁的職業，並偵察小販的行動。三天不停息的工作，事實告訴我們，一般鄉下，無論老少，雖然知識淺陋，但你不怕麻煩地向他們反覆的解說，他們一明瞭之後，也就知道自身的痛苦，決不是天注一定，而是受敵人壓榨着直接或間接地得來的，對於敵人的認識和痛恨，也就不比

知識份子爲淺陋了。同時他們有他們的信心，一件事在他們心中有了信心之後，牢不可破，力量之大也就可以想見了。因爲這個原故，鄉下人對我們生出了欽佩的情感，很客氣的招待我們，並詢問關於戰事的近況及防空知識，我們也都一一地詳告他們：他們這種行爲，是對我們的一種鼓勵，幾天的工作雖辛苦，但並不是浪費的，心裏也就很愉快了。（十一，一）

組織民衆

調查戶口的結果報告上去之後，處長又要我們去把他們組織起來，這個大責任落在我們的頭上，別人不相信，連自己也不相信，傳揚開出，大家都驚奇起來，我們久已敬仰的郭沫若先生，竟特來找我們談了一次話。

民衆之需要組織，早就被人們提供出來，但因過去的政治工作作得不夠或

不對，所以沒有什麼效果。自戰爭發生以來，無論戰區或接近戰區的地方，或後方，都迫切的感到，一切的工作都不能脫離民衆，應該與民衆聯繫起來，打成一片，否則中國的抗戰，只成爲士兵的抗戰，而沒有民衆的支援。

我們開始工作，因爲在調查戶口時和一般人已熟識了，所以很順利地，把受過訓的壯丁組織起來，使他們作着防空防毒的宣傳工作，並使他們監視面生的外來人，最有趣的，要算我們的辦公室了；有時是審訊廳，有時是小醫院，我們不僅是單純的去組織他們，同時還幫他們解決疑難，我們的方式，不是以上對下的命令式，而是老者視爲慈母嚴父，青年者視爲兄長，年少時視爲弟姪，故彼此的感情很好，工作進行得快，得這一村人民的幫助，很快的順利地進入附近另一村，在我們四週的民衆都完全組織起來了，他們還幫助我們測量製圖，把四週的地形，繪成很詳細的地圖，供給軍部參攷。

在未作民運一類的工作前，我們都覺得鄉民是可厭的蠢物，正式和他們接交後，知道他們的誠懇，他們的聰明，他們的合作精神，並不弱於一般有知識的人，雖則一村之中也有狡猾的無聊的人，但這類人總是為鄉民所不齒，只要鄉民團結起來，他們就無用武之地。

我們希望天天在喊着組織民衆的人，能實際動員起來去組織民衆的力量是偉大的，若不早予以組織，相反地，倒可為敵人所利用。（十一，三。）

日行一善

村民來告訴我們，說大路旁有一個被拋棄的小孩在哭，我們就隨鄉民跑去觀看，那是一個出生不到半年的幼女，大約是逃難的人，在敵機的追逐下，為了顧自己的生命，忍心地拋下這塊骨肉而自逃生；那小孩哭得聲音已啞了，伸手伸足，

那情景，使我們流下淚來，我們只好沒有主張地將小生命抱回辦公所。

商量的結果，我們決計送她搭救護車送入育嬰堂，正要走時，忽來了一個慈祥的婦人，說她祇有三個男孩，沒女孩，她要將這女孩收養下來。我們當然不拒絕，把小女孩抱給她，同時說道：「恭喜，恭喜！」我們目送着她們，心裏祝福着：願這小的生命，從今後，另有她美滿的新的生命。小生命一抱在她懷中，她給她奶吃，於是不再哭了，在有淚水的臉上，泛起了笑容。

後來，我們將這消息報告政訓處，處長馬上送來五塊錢，給那小生命作衣裳。晚上，大家很快活，因為我們童子軍有一信條，「日行一善，」今天救了一個小生命，不是大大的一善嗎！（十一，五）

黑夜行軍

八日早上得到了退出上海的消息，我們就向後移動了近二十里，但離虹橋飛機場仍很近，咯咯咯的機關槍聲，都聽得很清楚。深夜三點鐘，突又奉到命令向後移動，至少得移四十里，我們奉到命令後，即刻向×××移動。

夜是烏黑的，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之光，也不敢射手電筒。

路是狹小的，彎曲的，泥滑得很，我們小心翼翼，一步步向前進。

天剛亮，敵機又追逐來了，我們不得不在一座爲車水而架的茅亭里留下，靜候黑夜的再臨，以便繼續我們的行程。

天亮了，軍長也步行來了，他仍是泰然的，勇敢堅決的，這次的退却，是有計劃的，他一點也不氣餒，他命令把我們遷至×××，有七十多里的路程。

我們又摸索着前進。

天仍是黑的，我們不敢走公路，走的仍是田野中的狹窄泥滑的小道。

誰也不說話，誰也沒有嘆息，我們忍耐着，心頭的熱血却是澎湃的，我們走的路程是不平坦，但我們不久的將來還得倒轉走，或許那是我們可以大搖大擺的在公路馳騁。

路越走越不好走，「啊喲」一聲，又是一個同伴陷在泥濘的田裏，走着，不停的向前走，終於每個人一而二，二而三的滑入水田裏，服裝都溼了，而天更涼了，風也刮起來了，我們寒顫起來。但仍繼續走我們難走的路，我們不能停下來，後面的人繼續走來不許你停，前而的不斷的走着，你停下就趕不上，而且更是難走。

夜儘管他墨黑的，風讓他放肆的吹，路途憑他泥滑難走，我們忍耐着，咬緊牙齒，在民族解放的途程上，我們所遭遇的，還是剛開始，未來的困苦正多着，前途將更是寸步難行，我們畏縮什麼呢？走，向前走！

默默地埋頭向前走，敵機偏不饒你，軋軋的追來，投下了照明彈，我們毫不遲

疑地往水田里，小澗旁臥倒。

忍飢耐寒向前走，跑到目的地時，天剛發白，待到太陽出來時，脫下溼的衣服，讓太陽曬，自己也忘記了飢餓，臥倒在鄉民的艸堆里。（十一十）

飢寒交迫

太陽下山了，曬在竹林裏的衣服還沒有乾好，命令下來要我們軍童即刻自動退向崑山，我們不敢遲誤，套上未乾的服裝，向崑山進行。

「崑山！」呵，遠遠地有百多里路程，背上還背下三十斤重包裹，真是有點「吃不消」了！

沒有人領路，只好沿公路前進，目標太顯明了，但除隨大軍由公路走外，我們沒法走小道，一不識路徑，二又泥濘難走，迷路，滑跌，那真不知何時方能到達崑山。

雖然是夜間，敵機却一隊一接隊連連的趕來轟炸，沿途不斷地有死亡和受傷，大家忙於逃命，輕傷的還能扶着走，重傷的無法去管！死亡了更沒有人去安葬了！於是重傷的讓他呻吟至死，死亡的讓野狗去嗅去咬，對自己兄弟這麼忍心，也是太迫促，不能停留下來等着敵機來轟炸。

我們已兩天多沒有吃飯，僅在昨天早上吃了兩個餅，今天吃了兩個生蘿蔔，肚子里只是咕嚕咕嚕地叫；回想起過去的一天兩餐糙米飯，現在是何等的珍貴呵！

公路上的一座橋被炸斷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挾着那斷橋的木板，浮過河去，幸喜河身不寬，否則只好等在橋頭，讓敵機來轟炸。

剛在河中爬上河岸，敵機投有了兩顆照明彈，這時我們人已十分疲倦，索興臥倒在岸上，好一會，敵機方飛去，我們繼續向前走，背上的包裹成了最煩人的東

西只好把不重要的丟了一大半，再一步一步拖着身子向前進，一直到天明，我們才挨到崑山。整整一夜，在飢寒交迫，敵機追逐之下，總算可得到暫時休息的地方了！（十一，十一。）

身體病了

過去的疲勞，雖然飢餓萬分，對着燒好了粥，却一點也不想吃；心中十分難過，不覺嘔吐起來；腦袋是昏沉沉欲入睡，耳朵裏却嗡嗡的響，我知道自己是病了，將情形告訴隊長。隊長說：「不要緊，好好休息一天就會好的。」接着又道：「這都是平時太舒服了，訓練不夠所至，現在上了一次活的課，得了一次活的教訓，可以知道平時應當怎樣去鍛鍊出鋼鐵的體格。」

雖然是病了，當病了又怎樣呢？留在崑山嗎？事實不可能。故睡了一睡後，晚上，

又扶病隨隊步行去蘇州。(十一,十二)

一個記號

從上海到蘇州,行進過於突然和迅速,所以有許多同志趕不上落在後面,我們在前的,沿途做着童子軍特有的記號,以便指導他們前進歸隊,到蘇州後不久,這些同志都一個個趕來了,散而復聚,同時也是我們在數百里的路程上,使用我們的記號第一次的成功,彼此都十分快樂;但一想到上海的淪陷,音訊不通,許多同胞在受着殺戮和侮辱,又不禁憤恨起來。(十一,十四。)

武昌輪中

由蘇州到南京,我們在中央大學停留了五天。這五天,我們的首都雖常受敵

機的轟炸，我們却利用這僅有的休息時間，飽覽金陵的秀色，算是三個月來，最幽閒的幾天了。

首都各機關團體都遷出了，我們也于十七日搭上了武昌輪，向着漢口駛來。天下着雨，碼頭上擁擠着人，一個個拚命往前擠，好像敵人已到了，逃不及的樣子，那種慌亂的樣子，可看出平時是缺乏組織，一旦臨難，就不能秩序的應付。

船上是擠滿了人，艙里固然是難插足，甲板上，船沿邊，也都插着人。

船是慢吞吞的游行着，坐船的人焦急快到目的地就好，船却與你相反，平時是要四十八個鐘頭，現在怕非加上二分之一不可。

船上的秩序是紊亂得很，沒有一個人，在這時還顧及到別人，各人自管自，誰有錢有力，誰就可以多站一點地方，我親眼瞧見一個老嫗和一個臨產的婦人，攜着兩個小孩，被擠到船邊很危險的地方，這時，我們也不去想因為自己是童子軍

的原故，應當讓地方給他們；本于人的常情，我們忍不住再加緊擠一擠，讓出一席之地，給他們三代人轉身之地。他們是逃難的，我祝他們到漢口，能找到要找的人和地方，否則前路是茫茫的，在此紊亂的時候，有幾個人顧及到老弱人的生存呵！

在船上，我們又遇見了香港中山救護隊，大家一見如故，很親熱的談論彼此過去工作的情形，大家相互讚揚着，勉勵着，鞭策着；只要大家一條心，暫時的勝敗，我們是不氣餒的。

三月以來

三天多沉悶的生活，把我們送到了我中華民國的心臟的武漢，我們暫時在此休息整理。

自上海抗戰以來，至今已三個多月，我們也不斷的服務了三個多月，二個多

月日子不算長，而我們未來服務的日子却長着，現在，藉此休息的機會，回憶回憶三個多月來的生活。

我們是被人瞧不入眼的一羣「小把戲」，自八一三抗戰以來，瞧不起任人去瞧不起，救國工作去誰也制止不了我們，於是我們毫不自歉，担負起神聖的使命，參加爲救亡工作中的一員，在難民羣中，傷兵堆里，火線士，戰壕里，都有過我們同伴的足跡，也留有我們的血脛。

我們並不如大人先生們眼中那樣無用，相反地，我們不像大人先生的那樣臨難求苟免，聞炮聲即逃走，我們雖不一定抱着殺身成仁的宗旨，我們却也爲了工作有益于國家，不必問自己生命的安全。三個月來，先施公司的被炸，我們的何國壽同志受了難，同時還有十四個同志傷了，有的現在還住在醫院未癒，有的則仍在我們的行列中活躍着，同時，爲了救護運輸，在敵機的轟炸下，在最前綫，相繼

有十五個同志受難，受傷的更不計其數，我自己，雖然沒有受過傷，幾次的遇險，也可說是死亡綫上逃出來的。

我們同志雖不斷有死亡，而三個多月的教訓告訴我，不要怕，前路雖是遼遠的，在無畏懼之前，堅定步伐，定可走到光明美麗的目的地。（十一，廿四。）

跋

我們是一弱國的民衆，但在這次抗戰中我們自信並不是弱國民衆中的弱者，祇有那班職業青年，不願旁觀倭奴的殘暴奔向 frontline 去工作，即是平日僅幹寫寫畫畫的書生，亦因受了「自助助人自救救國」的訓練，居然也放棄了職業，訣別了家庭，握緊拳頭，咬緊牙根，在敵人機械化的威力下匍匐挺進，把那血肉糜糊充滿濃厚血腥氣味的忠勇將士，忍淚地從前線救下來。具有這種俠義舉動的青年書生，誰說他是弱者，可是他也是我們弱國的民衆。

當他——書生從前後各方千辛萬苦服務之餘，接着又寫出了這次他服務的輪廓，亦可說他們服務的片斷。雖不十足表現倭軍的殘忍和他工作的艱苦，但

是至少倭軍的一副鐵青的臉，倒掛的肩，和我們將士的熱血，傳播於各方和今後，這可以給我國的同胞看，也可以給倭國的軍民看，以及給全世界的民衆看。雖然看的人各具各不同的觀感，但最低限度我想這兩副絕對的行動，一定能深印在人類的心坎裏，告訴人們正義是不滅的，奮鬥實求生的唯一出路。即一文弱者於萬不得已時，亦不甘示弱，起來向那野蠻無人性的劣等動物抗戰，發揮偉大的潛勢力，打倒這動物的強項，踏碎這東西的硬壳。

我們弱國的民衆，可是在這次抗戰並不示弱，且我們的力量將不停地永遠地和這東西奮鬥抵抗——非達到最後勝利不止。

在讀完了這「戰時一童軍。」可說更給我一強烈的興奮劑。

王應麟跋。

戰時一童軍

實價一角四分

號四八一〇第：物版出

號二四第：項甲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著 作 人
發 行 人
發 行 所

韓 尚 義
張 靜 廬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廣州·梧州·宜昌·

重慶·上海·

分店：武昌·長沙·成都·

西安·漢中·許昌·

洛陽·桂林·昆明·

冊〇〇〇四額行發

版初漢日五月五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

54

✓ 11

732

\$0.14